

阳光照不到所有阴暗的角落，但爱让我们有勇气走到阳光下。

# 神

The Wonder

# 迹

[爱尔兰] 爱玛·多诺霍 著  
卢屹 译

# 神

The Wonder

# 迹

[爱尔兰] 爱玛·多诺霍 著  
卢屹 译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神迹 / (爱尔兰) 爱玛·多诺霍著; 卢屹译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3  
ISBN 978-7-5500-2579-0

I. ①神… II. ①爱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6603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002

The Wonder by Emma Donoghue

Copyright © 2016 by Emma Donoghue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, New York,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神迹 SHEN JI

[爱尔兰] 爱玛·多诺霍 著 卢屹 译

---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王瑜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玥
特约策划	刘洁丽
特约编辑	刘洁丽 王良玉
封面设计	林丽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图片提供	视觉中国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	8
字数	214 千字
版次	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500-2579-0
定价	39.8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52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  
c  
o  
n  
t  
e  
n  
t  
s

第一章	护 士	001
第二章	观 察	053
第三章	禁 食	101
第四章	守 夜	153
第五章	换 班	193
尾声		249
说明		251

## 第一章

# 护 士

“我不想让你有任何偏见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但我可以说，这是一桩极其不寻常、极其令人不解的事情，一个奇迹。”他停下来，似乎在期待一些反应，“事实是这样的：安娜·奥唐奈声称，确切地说是她父母声称，她自从十一岁生日以后就没有吃过东西。”

噢，这是件荒唐事。

整个行程并没有她想得那么糟。乘火车去利物浦，搭蒸汽船连夜赶到都柏林，坐一趟周日慢车到达一个叫阿斯隆的爱尔兰中部小城。

一个车夫正等候着，“赖特女士吗？”

莉比认识不少爱尔兰人，都是士兵。但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她竖起耳朵分辨车夫的口音。

他把她的行李箱搬到一辆车上，他称之为“欢乐马车”。爱尔兰人用词不当——这辆光板马车毫无欢乐之处。莉比在车当中的单座上坐定，她悬空的靴子离右车轮太近，感觉不自在。她举起铁骨伞遮雨，起码这比闷热的火车厢好点。

司机懒洋洋地坐到座椅另一头，几乎蹭到她的背脊，他甩了一鞭，“驾！”

蓬毛马驹动了起来。

出阿斯隆的路上行人寥寥，看上去形销骨立。莉比猜，这是因为谁都知道爱尔兰人爱吃土豆，她怀疑，车夫那一口烂牙没准儿也是因为这个。

他说了句什么死不活的话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‘死亡中心点’，夫人。”

莉比在马车的颠簸中支撑着，等他说下去。

他往下指指，“这儿，咱们正好在咱国家四角之间的中心点。”

莉比很想告诉他，一块犬形陆地并不会有四个角。这人大概惯于向乘客兜售奇闻逸事，好赚些小费。她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。她把伞斜在两人之间。

一片片红褐色泥沼，众所周知的病毒滋生地，平地上长着斑驳的深色植被。偶见灰暗的房屋废墟，几乎布满了青苔。这里没有令莉比赞叹的风景，爱尔兰中部地区湿地成片，荒凉贫瘠，仿佛茶碟当中的小圆圈。

此时，欢乐马车驶离脚下的碎石路，拐进一条更狭窄的石子路。伞面上滴答的雨声逐渐变成了不间断的骤雨声。眼前出现三三两两的无窗小屋，莉比想象着，每间屋子里一家子连人带畜都蜷缩在一起躲雨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就会看到一条巷子通向一片参差不齐的屋顶，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村落，但显然，还没到那个村子。莉比很后悔，当初没问车夫这一路要走多久。

医院的护士长只是告诉她，有人以私人名义需要一位资深护士过去工作两周，负担生活费和爱尔兰往返的旅费，并按日支付报酬。让莉比觉得奇怪的是，护理周期竟如此精确，怎么能肯定一位病人需要她的护理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两个星期呢？或许，莉比只是临时来替代另一位护士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她的回报相当可观，而且新鲜感也令她不乏兴趣。在医院时，莉比的能力得不到赏识——从斯库塔里<sup>①</sup>回来的护士让人觉得“自诩甚高”——她只需用一些比较基本的技能，出国待两周，至少能暂时解解乏味吧。

她按捺住冲动，没从斗篷底下拽出怀表来看，这并不能让时间加

<sup>①</sup> 斯库塔里，克里米亚战争（1853—1856）期间英国的野战医院驻地，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带领的护士队即在此工作。

速，更何况，表盘里也会进湿气。

这会儿，又见一个破败小屋背对着马路，山墙对着天如泣如诉。这屋子尚未被一丝野草覆盖，从门形的洞口里，莉比瞥见一团乌黑——这么看，应该是最近发生的火灾。她想不通，在这个湿漉漉的国家里，怎么可能会有东西会着火。没人肯费劲去清理黑炭般的房椽，更别提重新搭建、铺设屋顶了，据说爱尔兰人向来不求上进。

一个女人戴着脏兮兮的花边帽，呆立在路边，她身后的树篱下有一群孩子。马车的响声促使他们走上前，举起拢着的双手，像是在接雨水。

莉比扭头看向别处。

“饥荒时节。”车夫说。

可现在正值盛夏，怎么可能比其他季节更缺粮食？

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，马车驶过其他乞讨的妇人，车夫没再说什么。

她们的男人在哪儿？莉比暗想。

她的靴子上被车轮带起的泥浆溅得满是泥点子。车下的路看起来烂泥似乎跟石子一样多，马车有几次冲进深深的污水坑里，莉比不得不抓紧座椅，生怕会跌出车外。

又是小屋，其中一些有三四扇窗户。谷仓、草棚、一栋敦实的双层农舍，然后又有一栋。两个正往马车上装货的汉子转过身，嘀咕了几句。莉比的旅行装束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当地人很少见到陌生人吗？也许他们就是这么不思进取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偷懒分心。

前方有一栋尖顶房子，刷着白花花的石灰，顶上有一个十字架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座天主教小教堂。

车夫止住缰绳时，莉比才意识到已经到那个村子了。按照英国的标准，这不过是一群寒酸相的房子。她这会儿看了下表，快九点了，太阳还没下山。马驹低头嚼起一簇草来。这大概是村里唯一的街道，都没有



交叉道路，莉比看不到任何一个堪称旅馆的地方。

“您要在酒鬼杂货铺歇息。”

“对不起，您说什么？”

“赖安家的店。”车夫冲左边一个没有招牌的房子点了点头。

经过一路颠簸，莉比浑身僵硬，让车夫扶她下了车。她伸直手臂甩了甩伞，把它卷起扣好。

走进光线暗淡的房屋，一股泥炭味扑鼻而来。除了一个巨大烟囱下闷闷燃烧的火焰外，只有两三盏灯照着店里，一个姑娘正在把一个罐子推进高架子上它原先在那一排里。

一个小伙子趴在柜台上，举着一张凭据，“这是我的通行证。”

“好吧。”姑娘没抬眼，说道。

“我周五走。噢，我要去那边儿饱餐一顿牛肉！”

“那么，老天保佑你一路走好。”她声音冷淡。

“晚上好，”莉比说，“我可能被带错地方了。”

那个旅客压低帽檐，然后出了门。

“你是那个英格兰女人。”姑娘说，嗓门有点高，好像把莉比当成聋子，“我会叫人把你的行李箱搬到楼上去。你想到后边儿吃点晚饭吗？”

莉比按捺住火气。要是没有合适的旅馆，而且奥唐奈家不肯或者不能为他们雇的护士提供住宿的话，抱怨也没什么用处。

她穿过烟囱旁的门，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斗室。里面有一位修女，脸几乎淹没在一层层挺括的头巾里。莉比有些畏惧，她好些年没看到这种人了，在英格兰，修女们不常打扮成这副模样，“晚上好。”

修女略惶恐地点头以示应答。她也许不能跟“非我族类者”说话，或是发过誓，要保持沉默。

莉比坐到仅有的另一个桌子边，背对着修女，等着。她的肚子在咕咕叫——但愿声音不太响，没人听见。轻微的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准是来

自修女黑衣的褶皱里有名的玫瑰经念珠<sup>①</sup>。

那个姑娘总算把餐盘端了进来，修女低头轻语。饭前谢恩祷告，莉比猜想。

眼前是各种奇怪吃食：燕麦面包、卷心菜、某种鱼。“我想吃土豆。”她客气地告诉姑娘。

“这个嘛，要吃到那些玩意儿还得再等一个月。”

啊，莉比明白为什么现在是爱尔兰的饥荒时节了——土豆要到秋天才能收获。

菜里都有股泥炭味儿，不过莉比还是准备吃完盘中餐。从克里米亚战场回来之后，她从不舍得浪费一口粮食。

店堂里传来嘈杂声，有四个人挤进餐厅，“上帝保佑大家。”

莉比不知如何得体地回答，只点点头。

“也保佑您啊。”这是修女在说话，她点点额头、胸口、左肩和右肩，这样画了十字（一双农妇的胖手），然后她离开了房间——是因为吃她那份少得可怜的饭菜吃饱了，还是想把另一个桌子让给新来的客人，莉比不得而知。

这伙人吵闹得很，是农夫和他们的婆娘。难道他们礼拜天下午就开始喝酒了吗？

酒鬼杂货铺，现在她明白车夫说的那个词了。此店不闹鬼，只是卖酒给酒鬼罢了。他们在聊天中谈到他们亲眼所见却几乎不敢相信的一件“稀罕事儿”，莉比猜他们去赶了个集。

“要我说，是有其他一帮人在背后。”男人的老婆用手肘戳了他一下，但他很执拗，“一门心思伺候她！”

“赖特女士吗？”

她转过头。

陌生来客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麦克布里亚第医生。”

<sup>①</sup> 玫瑰经念珠，《玫瑰经》是天主教徒母玛利亚的祷文，教徒念经时用串珠计数，谓之玫瑰经念珠。

这是护士长告诉她的名字，她站起身跟他握手。此人两鬓胡子灰白杂乱，头顶毛发稀疏，衣衫破旧，双肩头屑斑斑，手拄着一根圆头拐杖。大概七十岁的模样。

农夫和婆娘们饶有兴趣地盯着两人。

“远道而来，难为你了。”医生寒暄道，仿佛莉比是来探亲访友，而不是受雇于人，“跨海过渡很难过吧？”

“没有我想得那么糟糕。”

“你差不多吃完了吧？”

她跟着他出来，走进店铺里。那个姑娘举着油灯，示意他们走上狭窄的楼梯。

卧室空间狭小，莉比的行李箱占去了不少地面。她是要在这里跟麦克布里亚第医生私谈吗？

“很好，玛吉。”他跟姑娘说，“你爸的咳嗽怎样了？”

“好些了，差不多吧。”

“好了，赖特女士。”姑娘一走，他马上说道，并示意她在靠背椅上坐下。

莉比愿意花大代价换十分钟的独处时间，上个厕所、洗个脸，但她坐下了。

医生倚着手杖，“你多大岁数了——请恕我唐突。”

这么说，她还得接受面试，她原以为自己已经稳拿这份工作了呢。

“不到三十岁。”

“守寡了，我听说。当你发现自己，呃，要独自过活后，就做了护理工作？”

他这是在核实护士长的诚信度还是莉比的？她点头，“在我婚后不到一年。”

“那你在医院有……”

“到九月就三年了。”这本身就很不了不起，大多数护士待不了几个

月——不负责的清洁工、古板的岗普斯夫人抱怨医院配的护工不够。

“在那之前，我在各种人家工作，”她补充道，“再之前，我护理过自己临终患病的父母。”

他的脸略微一沉，“我原本听说，你在南丁格尔小姐本人手下工作过。”

啊，所以南丁格尔小姐才是莉比跨越爱尔兰海峡而来的原因。奥唐奈一家指定是财大气粗，才会大费周章地到英格兰请一个水平更高的护士。那为什么只要两个星期，而且不让她住在他们自己家里？

“是的，我在克里米亚有幸得到过她的指导。”

“艰苦的工作。”

看起来，说不了的话，太怪；说是的话，太践。

“你一定经历了就女子而言十分独特的手术病例吧？”医生好奇地问。

莉比点点头，尽量显得谦虚，“我们还处理过大量的霍乱、痢疾、疟疾等病例，当然，冬天还要治冻疮。”其实，英格兰的护士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填充床垫、搅拌稀粥，还有站在盥洗盆旁，不过莉比不想让麦克布里亚第医生误会自己是个没经验的杂工，没有人会理解这个，救治生命的工作常常沦落到要收缴被盗的绷带，或者疏通厕所下水道。

“当代的圣人，南丁格尔小姐。”

莉比可以看出，他还想听一些关于她老师美丽、严格和正直的故事，“我那会儿是专职护士。”她只这么说。

“志愿者吗？”

她本来是想解释清楚，却被这老头理解错了，她的脸有些发热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是受过培训的护理人员，不是级别比较低的护工。”莉比说。不过说真的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南丁格尔小姐总是提醒她手下的护士们，拿薪水无损于助人精神。

“啊，很好。你护理过小孩吗，赖特女士？”

她有些不解，但只一会儿就明白了，“我想应该规矩都一样吧。我的病人是小孩吗？”

“安娜·奥唐奈。”麦克布里亚第医生点头道。

“她有什么病症？”

他叹气。

那么，是致命的病了。莉比推测，但是慢性的，一时还死不了。在这种潮湿天气里，很可能是肺病。

“确切地说，她没生病。你的主要责任是观察她。”

奇妙的动词。《简·爱》里那个坏护士，被人指控把那个疯子藏在阁楼里。

“我被招到这里，是为了看管一个小孩儿？”

“不、不，只是观察。”

好奇怪。南丁格尔小姐要护士们学会观察，以便了解病人的需要，然后满足它。不是药物——那是医生的职责——而是她认为对康复同等重要的因素：光线、空气、温暖、洁净、休息、舒适、营养以及交流。

“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……”

“恐怕你不理解，不过，错在我。”麦克布里亚第把另一只拳头撑在洗脸架边上。

莉比本想把椅子让给老头坐，但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不伤人自尊。

“我不想让你有任何偏见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但我可以说，这是一桩极其不寻常、极其令人不解的事情，一个奇迹。”他停下来，似乎在期待一些反应，“事实是这样的：安娜·奥唐奈声称，确切地说是她父母声称，她自从十一岁生日以后就没有吃过东西。”

噢，这是件荒唐事。“你是说，不吃固体食物？”如今不少窈窕淑女的矫情做法，只以泡葛粉或是牛肉汤为食。

“不吃任何形式的营质。”医生纠正了她的说法。

“她除了清水，一样都不吃。”

莉比努力不让语气中透出一丝嘲讽意味，“她有忧郁症吗？”

“我不觉得，是文静的姑娘。”

“这是……一种宗教执迷？”

“这个嘛，他们一家人确实很虔诚。”医生说。

“天主教徒？”

他点头，“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。”

“你一定跟她强调过禁食的危险吧？”

“我当然说过。起初，她父母也说过，不过安娜坚定不移。”

莉比漂洋过海被拉来是为了这个——小孩子犯了牛脾气？第一天，当他们的任性闺女对早餐置之不理时，奥唐奈一家肯定就慌了神，给医院拍去电报：“派一个南丁格尔护士来。”莉比讨厌这样的任性称呼：仿佛南丁格尔小姐的学生都是玩偶，是从她的模子里造出来的。

“她生日以来有多少天了？”她问道。

麦克布里亚第捋了捋胡子，“那会儿是四月，离现在四个月。”

要不是训练有素，莉比早就大声笑出来了，“医生，照这种情况，这孩子现在早就死了。”她等着他附和，“至少该卧床不起吧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消瘦了？”

“安娜一直都很瘦小，但我看她几乎没什么变化。”

这双又湿又红的老眼，是快瞎了吗？

“而且她的各项机能完全正常。”麦克布里亚第补充道，“事实上，她的生命力相当旺盛，这让奥唐奈一家相信，她可以靠食物生存。”

“不可思议。”这话语气太讥讽。

“你表示怀疑，我不奇怪，赖特女士，我也曾经怀疑过。”

“说正经的，你是想告诉我……”

他打断道：“告诉谈不上，我只有问题。好奇心是我迫切的天性，

我肯定你必然也是。”

不，莉比迫切想做的是结束这场荒唐的面试，把这人请出房间，“医生，科学告诉我们……”

“但真正的科学调查必须不带偏见地对证据进行检验。我的唯一请求是，在见到那个孩子前，你能不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？”

莉比双眼低垂。一个医生，怎么会让自己陷进一个小女孩的圈套里？

“她是由你单独照看的吗，请问？”她措辞客气，但潜台词是：他们就没有请好点的行家里手吗？

“是的，”麦克布里亚第向她保证，“我一直都认识安娜。实际上，是我动了念，就此事撰稿，并寄给了《爱尔兰时报》<sup>①</sup>。”

莉比从没听说过，“是国家级报纸？”

“嗯，最近刚创刊的。我想，也许办报人多少不会盲目听信宗派成见。”他惆怅地补充道，“对无论发生在何处的奇闻逸事，态度更为开明。”

“你文中的观点是什么？”莉比口气尽量理性地问。

“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事实，以期有人可以解释原因。”

“那有人……”

医生叹息道，“有几封热情来信，称赞安娜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奇迹。还有一些有趣的回应，提出她或许是在吸取一些尚未被认识的营养来源，比如生命磁力或是气味分子。要是她不知怎的就像植物那样获得了将阳光转化为能量的能力呢？”他干瘪的面孔立刻有了亮色，“有些植物仅靠空气就能生存，过去有人曾经认为变色龙也可以，但到了现代被否认了。还有一帮船员，据说靠烟叶生存了几个月……”

莉比略微闭了闭眼，替他感到难堪。

麦克布里亚第又回归正题，“不过，绝大多数刊出的回复都可称为

<sup>①</sup> 《爱尔兰时报》(The Irish Times)，1859年由劳伦斯·诺克斯创办，是爱尔兰的主流报纸。

是，呃……”

“质疑？”

“那个我并不介意，但人性本是恶毒啊，赖特女士！劈头盖脸的恶意攻击，不只是在《爱尔兰时报》上，还有各种英国刊物上，它们转载我的来信，似乎只是为了冷嘲热讽。”

莉比这下看清了——她大老远地跑过来，毛遂自荐地当了保姆兼看管，只是因为一个老头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她为什么没有向护士长追问具体情况呢？

“大多数来信者想当然地认为，奥唐奈一家是骗子，使着诡计，暗地里给他们女儿吃食，以此愚弄世人。”医生的嗓门尖了起来，“我们村子被冠上了愚昧落后的称呼。这儿附近的几位重要人物觉得，本郡——可能整个爱尔兰民族的名誉都岌岌可危。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，决议发起一次观察。”

那么，聘请莉比的，根本不是奥唐奈家，而是这个委员会。医生这种轻信毛病，是像热病似的传染给那些重要人物了吗？

“由两位有责任心的护理人员日夜轮流留守在安娜旁边，为期两周。”麦克布里亚第说，“不提供药品和食物。”

“就为了证明这个是……奇迹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”他向她保证，“我们唯一的动机，是让真相浮出水面。你必须形成自己的看法，赖特女士，然后尽职尽责地汇报你的所见所闻，无论何种情况。”

“向你汇报？”她说。

他摇摇头，“作为安娜的医生，又已经被卷入了这些报章的不愉快之中，我可能被视为利害关系人。所以委员会集体决定，你和嬷嬷将宣誓做证，从今天开始两周。”

“嬷嬷？”

“你在晚餐时不是跟她认识了吗？”



那位沉默的修女——莉比早该猜到了。

“从塔拉莫尔的慈光会<sup>①</sup>派来的。”麦克布里亚第医生说，“是位可靠的女士，我听人说。”

好吧。一位行脚修女<sup>②</sup>，这算不错了。莉比在克里米亚跟这类人共事过。

“她父母要求，你们中至少要有一人属于他们自己的，呃……”

“教派。”

“嗯，还有国籍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，英格兰人在这个国家不受待见。”莉比微微一笑说。

“唉，你言重了。”

当“欢乐马车”载着莉比行驶在村中道路上时，那些朝着马车看的面孔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她现在明白了，他们盯着看，是因为知道她要来——不是随便哪个英格兰女人，而是那个被船运过来、让本地乡绅家的宝贝女儿接受检查的女人。

“嬷嬷会给孩子一些亲切感，仅此而已。”麦克布里亚第说。

好像亲切感对雇用看管人来说是一项必不可少乃至有益的条件似的。莉比压下怒火，着重考虑起实际情况——只需观察。

“这个，如果被看管人在任何时候表达了极轻微的意愿，哪怕是含蓄隐晦地表示，她想吃点东西……”

“那就把食物拿给她。”医生听起来很讶异，“我们不会存心饿死孩子的，赖特女士。”

“请问，为什么不在就近的医院里进行所谓的观察呢？”假定在这岛上名副其实的“死亡中心点”是有一家医院的。

“哦，奥唐奈家很排斥把他家小东西送去郡医院的想法。”麦克布里亚第说。

这就说得通了——老爷和太太一定是在偷偷给他们闺女送吃食。揭

① 慈光会（House of Mercy），又译仁慈会，一个天主教修女慈善组织。

② 行脚修女（walking nuns），是慈光会修女的别称，因为她们常常走出修道院济贫扶困。